

龙华授首见丹心，
浩气如虹铄古今。
千树桃花凝赤血，
工人万代仰施英。

吴玉章



革命烈士卷

赵世炎与夏之栩

赵继兰 著



■ 里昂斗争

赵世炎享有威望

“女师”学潮

夏之栩小有名气

北平相遇

结为革命伉俪

■ 工人运动

赵世炎显示非凡才能

■ 继承遗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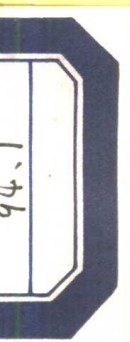
夏之栩成为“三剑客”之一

■ 身陷图圉

壮志不改坚持狱中斗争

不愧为革命的一家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革命烈士卷

赵世炎与夏之栩

赵继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李 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世炎与夏之栩/赵继兰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1

(青年革命传统教育系列丛书：烈士卷)

ISBN 7-5006-1465-9

I. 赵…

II. 赵…

III. ①赵世炎-生平事迹 ②夏之栩-生平事迹

IV. K827.6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印张 2插页 102千字

1994年1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40元

青年革命傳統
教育系列叢書

王明著

四川省东南角酉阳县龙潭镇的郊区，坐落着一个庄屋，白色的墙顶着黑色的瓦沿，四周郁郁葱葱的水稻田将它围得严严实实。庄屋的堂屋正中，一块约二米多长、一米宽的黑匾写着金光闪闪的四个大字“琴鹤世家”，堂屋的两侧一字排着刷有紫红色油漆的红木椅和夹在它们中间的茶几，这堂屋正中供有列宗列祖的神位，铜香炉中的香火终年不断。堂屋的两边则是男女主人和他们的九个儿女住的房间，最小的儿子被安排在父母住房的隔壁，其他四个男孩和四个女孩则两人一间住着。从女主人安排儿女住房上，人们不难看出女主人是最疼爱小儿子了，这个小儿子就是赵世炎。

赵世炎出生在1901年4月13日。他的祖先来到酉阳已有几代人了，是一个跟着做桐油生意的师父从江西来到四川酉阳落脚的学徒，据说这位太老祖宗，又勤快又好学，生活节省得没法再节省了。从江西到四川的几百里水陆路统共才吃了一块咸萝卜疙瘩就饭，师父不仅爱他的节俭，更爱他的聪慧和勤快。在学徒过程中，师父手把手地教，徒弟专心致志地学，几年功夫，做桐油的生意经，不论是组织货源，运输销售，讨价还价，盘底结帐，外交内务个中的学问他样样学到了手，论打算盘子更是一把好手，无可挑剔。师父渐渐老了，他对这

个从小看大的徒弟的秉性从头到脚摸得烂熟，“是个好手”他思量着“到时候该让他接我的位子了”。又过了几年师父的这些想法变成了现实。

于是从那时起地主兼商业主的身份一代代传下来，一直落到赵世炎的父亲赵崇善身上，不过由于历代子弟中挥霍浪费的败家子大有人在，这时的家产也只剩下年收百把担干谷、镇上的一间商店铺面和出租部分土地。赵世炎的母亲姓陆，出身于贫苦的家庭，她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头脑却很清楚，她为人慈善、乐于助人，操持家务克勤克俭，对于子女，从不大声斥责，凡事以身作则，她的行径潜移默化着赵世炎幼小的心灵。

这是一个天空晴朗的日子，稻谷已收完了，丈夫照常在镇上店铺里照顾生意，赵世炎的母亲安排好一天的生活，便坐在自己房里继续刺绣着一对鸳鸯枕头。口中轻声哼着什么。过于安静的环境使她想起了去到成都的二个男孩老二和老三，不禁叹了一口气。

这是二个“叛逆”，一个十四、一个十二，他俩背着父母，偷偷打点了简单行李，竟私自离开了家，硬是跋山涉水徒步走了几百里地去了成都，他们落脚后写信回来，负荆请罪，告诉家人哥哥世珏考入成都陆军学校，弟弟世炯考入成都中学。后来世珏加入了同盟会，在革命军里作了一名下级军官，世炯考上了唐山邮电学校。世珏自加入同盟会后，不时给弟妹们寄来介绍民族英雄的小册子，向他们灌输新思想，介绍外面的情况。对二个远走高飞的孩子，父母没有深究。二哥寄来的小册子对这几个在家的兄弟姐妹来说却是最受欢迎的精神食粮

了，这些宣传品引导这个封建的地主家庭中以赵世炎为首的七个姐妹，大家做起了“叛逆”的事，其中他的三姐世兰、九妹君陶最为起劲，是当然的支持者。他们传阅着这些宣传品，几个姐妹有时躲到房山头，有时躲到世兰、君陶姐儿俩住的房里讨论起来，当父母的虽略有察觉，他们相信自己的儿女不会闯出什么祸来，也就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了。

放学的时候到了，在学堂里读书的男孩子们陆续回到了家，女孩子们是不许上学堂的，她们只有将兄弟们读过的书拾来自学。1912年赵世炎十一岁，在龙潭镇高级小学读书，这天他从学校回来，身上穿得很单薄而面孔却红润，因为学校里刚发生的事使他兴奋不已，他背着书包跨进母亲的房里，书包还未放下，一反他往日平静的语调向母亲请求起来：

“妈，我要剪发，二哥、三哥都剪发了，我也要剪发！”

母亲睁大了眼睛说：“么儿，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好端端地要剪发了呢？”

“妈，学堂里地理老师王勃山先生也剪发了。”他兴奋地告诉母亲“王先生给我们讲了好多反帝倒袁的事哩，我今天看见王先生也剪发了，我也要剪嘛！”

这时世兰、君陶也来敲边鼓。

世兰说：“妈，你就答应五弟吧！”

君陶也说：“你不是最爱五哥了吗，我也看见有男学生剪头的，你就让他剪吧！”

母亲执拗不过他们，终于发话了：“那……剪就剪吧！”

赵世炎央求三姐。三姐拿起剪子，开玩笑说：“毛发皮肤父母所授，为何如此大胆，嗯！”继而咔嚓、咔嚓几下就剪了

来。

赵世炎高兴地跳了起来，一边转着身子一边嚷着：“我早就想甩掉这个尾巴了，我原是汉童梳装，堂堂男子哪能学满奴！”

母亲和几个姐妹也都笑了，只有世兰给世炎剪完发后站在一边嘟着嘴不高兴。原来她的双足和两个姐姐一样，在劫难逃，最近被缠上了裹脚布，只是她的脚刚缠上几天，还未成形，现在正被阵阵的痛楚困扰着，她笑不出来。细心的世炎看出了其中原因。

他对母亲“妈，妈呀！”地叫起来。

母亲不知他又有什么花招，“你又有啥事了？”她问。

世炎大胆地说：“你看三姐那双脚，好好地为啥要缠上，都啥时候了，还要缠脚，现在外面都在放脚哩！你就不心疼你的闺女受这个罪？”

母亲说：“这可不是小事，得和你爸爸商量、商量。”

世炎说：“妈，爸爸一天到晚在生意铺，还不是你说了算，给放了吧，我的好妈妈！”边说边摇晃着母亲。

姐妹们也相帮着求妈妈。母亲看着站在一边的世兰，她的眼神里潜伏着怨恨的火焰。她也开口了：“我不管，我现在就解开！”边说边拉开那长长的裹脚布。母亲怕丈夫回来不好交代，赶快站起来制止，可已经来不及了，无奈口中嘟囔了一句：“这女子，也反了。”赵世兰避免了缠足的痛苦，一双被解放了的足，让她在以后的日子里走向了广阔天地，展开了她的才能。

1912年，辛亥革命刚过，袁世凯窃国当了总统，十二岁的

赵世炎常将学校中进步老师向他们传播的新思想带回来向姐妹们讲述，他的表达力、感染力极强，姐妹们听他讲得有声有色就像自己在学堂里亲耳听到一样。王勃山老师是个热血青年，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到香港被割，九龙、澳门被租时竟失声痛哭起来，世炎全身的热血也随之沸腾了起来，他怒目切齿，默坐不语。回到家里立即将这一幕向姐妹们叙说了，姐妹们听罢和他一样沉闷了下来。

片刻，赵世炎握紧了拳头，站了起来，打破了沉闷的空气对她们说：“可耻的卖国贼！大好河山怎能任人宰割，……叹息是没有用的，让我们振奋起来吧……。”他想了想接着说：“我最喜欢唱‘满江红’了，这首歌歌词中的最后两句特别适合现在唱了，你们听：“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这以后赵世炎更频繁地将“史记”、“刺客列传”、“水浒”、“三国演义”等书籍借来阅读，还让姐妹们传阅。

一天，一个自称席正平的青年冒然来到赵世炎家中，赵世炎将他礼让到堂屋坐下后，很有礼貌地和他寒暄起来。

“请问先生从哪里来？”

“敝人从贵州来，我是令兄赵世珏的挚友。”

啊，二哥的挚友，赵世炎心里一亮，他并不将欢欣的情绪形于色，继续和来人攀谈。

这时世兰和君陶已偷偷地躲在堂屋的隔壁，她们清楚地听到：

“正平兄，不必客气，有什么事只管直说。”这是五弟世炎的声音。

席正平说他是贵州革命军的都督，他将自己在革命军中

如何参加讨袁又如何失败，自己如何逃脱了追捕以致现在只有求助于朋友等等叙说了一番。

听完这些，赵世炎毫不犹豫地：“吾兄放心，就请住在寒舍，我们一起来帮助你。”

席正平自然是十分高兴，加上世兰和君陶从隔壁走了出来，也对他说：“正平先生，你们的谈话，我们都听到了，就和世炎住一间房吧。”

于是大家给他找来了衣服，换下那一身已被撕开了几个口子，显得又皱又脏的衣服。他们对外统一口径说是远房亲戚。世炎父母本来好客，还能从他那儿得知世珏在外的消息，留下正平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安慰。

在大家的帮助下席正平躲过了难关。在这段时期里世炎他们从席正平那儿接受了不少新事物，新思想。

1914年赵世炎以优异的成绩从高小毕业了。1915年8月在济南电报局工作的三哥赵世炯拍来电报，要接四弟世珏、五弟世炎到北京上学。到京后，兄弟俩同时考上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简称附中）读书，三哥是名小职员，没有条件供他们居住，他俩住到了四川同乡会的“叙府会馆”。他们自己照料伙食、浆洗、缝补，他们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其生活费用仅为一般同学的五分之一。而世炎比世珏还要艰苦，他要挤出部分钱来购买书籍，还得接济比他还要困难的同学，因为缺少换洗衣服，身上染上了疥疮，他不以为苦反而诙谐地一边抓一边说：“我抓掉这些疥疮，不让它们久生在我身上，如抓掉外国人，不让他们久占我国土地一样。”他脚上的一双棉鞋，一冬、一春到夏季已穿开了花，撕去棉花，缝补一下，又当单鞋

穿上了。

世炎到了“附中”，政治思想逐渐有了新的升华，他每天去图书馆阅读报纸，细心研究国内外的政治消息，这时他已具有较为广博的学识和精湛的英文功底，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广泛结交朋友，他真诚坦白的襟怀，英俊潇洒的气概给朋友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社会活动中不仅是“附中”的代表人物，在整个学生界中也是赫赫有名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很赏识他的才干，常约他谈话，还让他参加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的工作。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他被全校师生选为“附中”的干事长，组织和领导“附中”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他还参加了“北京高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工作，他的发言常有独到之处，大哥哥大姐姐们对这个十八岁的少年也不免刮目相看，钦佩他的才识。经过历次运动不断增长了他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才能。

1919年7月李大钊介绍赵世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赵世炎根据该会的宗旨在“附中”组织起“少年学会”，主编会刊“少年”。他还和四川同乡一起办起了另一名为“工读”的刊物。

而后，李大钊资助和鼓励赵世炎去法国勤工俭学。在等待赴法勤工俭学的一年里，赵世炎一边学习法文一边参加社会活动，撰写了大量的文章抨击当时的社会制度，主张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

但是由于他没有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和他的朋友们追求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他们不懂得实现社会主义必

须通过阶级斗争，而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必须从教育入手，即必须实行工读主义。他在文章中写道：“养成一种勤工俭学的学风，使他们（指人民群众）闻风而起，将来人才日多了；贵族的政府不会日益消亡吗？那平等的自由社会不会自然的兴起吗？”

关于女子参加社交活动和男女社交公开问题，他的对手是胡适。他们展开了一场笔战。

一天，胡适亲自登门造访，他见世炎正伏案在写什么，张口就说：

“老弟，是在撰写文章抨击我吗？别写了，咱们谈谈吧！”一边自己找了个椅子坐下。

世炎不防他的到来，但胸有成竹，也态度自然地起身倒了杯茶，双手恭恭敬敬捧上。做好舌战的准备。

胡适先开口了：“世炎，对没有学问的男女青年，我是主张他们先老老实实地去读书，书读好了再参加社会活动也不迟呀！”

世炎说：“我是反对你这种观点的，如果是这样，这些没有学问的男女青年就失去了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尤其是女青年，不参加社会活动何以自主，何以争取平等地位？”

“那……”胡适语塞了。

“我主张书也要读，社会活动也要参加，不过对男女之间毫无界限，甚至住宿也可以在一起的主张我是坚决反对的。”世炎又严肃地补充道。

胡适见说服不了他，告辞走了。

1920年5月9日，第十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们高兴地登上了一艘法国远洋轮——“阿芒贝尼克号”，赵世炎也是其中一员。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赞成这一运动的人亲自到码头送行，挥手向学员们告别。

轮船离岸越来越远了，岸上的景物也越来越小，任凭你再睁大眼睛，也只能若隐若现地看到一些具有比较醒目色彩的高楼的点点痕迹，眼前一片绿色而后是一片与海面似能分辨的淡绿色，再而后只有茫茫的湛蓝色海洋了。

经过四十多个日日夜夜轮船终于靠岸了。他们被“华法教育会”派来的人接到巴黎，住进了“华侨协会”。赵世炎仍是这批学员的领袖，相处久了大家对赵世炎做起事来的条理性、理智性以及孜孜不倦的毅力都十分钦佩，特别是他那对人一视同仁的诚恳态度，使他能和每个人的关系都十分融洽。

赵世炎在巴黎参加了有六、七个“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组成的“巴黎分会”。1921年2月，他与张申府、刘清杨、周恩来组成“共产主义小组”。他一边补习法文、一边为华工服务和帮助“华法教育会”搞些编辑出版工作。从1920年8月到1921年1月他先后在巴黎赛克鲁和三汉建的铁工厂工作。在工厂里干着锤铁、锯铁、卸车以及其它一些杂活，哪儿累他去哪儿，哪儿脏他在哪儿干，每日干满整整八个小时，这对一个从未做过苦工的青年来说，也算得上是强度的“磨练”了。

除自己起伙、洗衣等生活需费时外，赵世炎以惊人的毅力每日还必挤出三小时来学习。假日里他去会朋友，大家纵谈国内外形势，交流各自在实践中的体会，他还为国内半月刊“少年”撰写文章。

但是，五个半月后他和其他同学一样受到整个欧洲市场不稳定冲击波的影响连做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失业了。

半年多的生活实践，他将资本主义发达的法国和封建落后的中国作了认真的比较。他认为虽然在表面上两者之间有着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上是同样的黑暗腐败。1921年3月，在第十五期的“少年”刊物上，赵世炎以赵琴荪的笔名写道：“你们所常想的，以为到了欧洲就处处可以得安慰吗？……我们所经受的搏战生活，人类同情的，了解的工作，尚未达到相当的程 度，我们的精神哪能就说畅快呢？”他批判自己过去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空想太多，不实际，是个危险。他说：“我常常想，我们过去的事，都有些蹈空……我诚恳的希望我的朋友，务要从冷静处窥探人生，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赵世炎在自己赴法学习规划中除原有的学法文、学技术、体会工人感情外，增加了：阅读法文进步报刊、搜集苏俄情况、经常向国内报导，联系法国工人中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学习他们组织工人领导斗争的方法等内容。

致命的打击接踵而来。1921年“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该会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致使一千六百名赴法留学生中的一千二百名失业学生生活没有了着落，饿死、病死的学生比比皆是。赵世炎和李立三同志认为应争取继续勤工俭学，在他们的主持下，组织起了“劳动学会”参加的有吴明（陈公培）、刘伯坚、鲁易、袁庆云、周钦岳、熊自难等八人。“劳动学会”印发了声明和意见书，坚决反对当时政府驻法公使陈篆在“二、二八”事件中勾结法国政府派出军警殴打学生致使造成伤亡的行径，同时号召大家坚持勤工俭学。

3月9日世炎、立三等二十二人联名向“华法教育会”写信，交涉吸收勤工俭学学生参加工业学校和各大工厂开设的预备、特别班学习事宜。

为适应形势，赵世炎和李立三又发起组织新的“勤工俭学学会”由赵世炎负责主持，学会发展到百余名会员，各地学生响应他们“不择条件、有工作就做”的号召，陆续找到了工作。学生们找到工作后十分高兴，勤工俭学又出现了新的生机。

可在现实面前，等待他们的是苦力和劳累。赵世炎在克鲁梭施乃德铁工厂做工，这是一个规模颇大的工厂，厂中有三万多工人，仅华工就有万人，勤工俭学学生们被分配到轧钢部干着劳动强度最大的杂工，临时工。拉钢条、轧钢板，整天汗流夹背，气喘吁吁，疲劳不堪。他们住的是工棚，吃的是洋芋、洋葱。赵世炎和付钟两人合用一张床，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倒换着睡觉，他们的处境虽艰苦，但乐观、向上的秉性使他们在烦恼中能自寻快乐，由于两人见不到面，常相互留下纸条。世炎上班前做好了饭留下纸条：“告尔瞎子（付钟的眼睛高度近视）并致李斌，锅内洋芋，已经煮好。”就匆匆上班去了。赵世炎在艰苦环境中表现出的诙谐、幽默、乐观情绪影响着大家。

这时他的法语、德语已达到读、写、说自如的程度。凭借语言工具他阅读了大量法、德文马列主义书籍，不仅武装了自己，还不时向同志们做广泛的宣传。

他还和李立三一起办起了“华工周报”刊物、组织起“华工组合书记部”、“消费协会”、“工余读书会”等组织，他们还开展了文体活动，教工人们识字……，这些以团结、教育华工和学

生为宗旨的活动，促使了华工和在欧洲的知识分子的团结，提高了华工和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尤其对青年学生来说，他们的思想感情有了巨大的变化。

腐败的北洋政府将总计有二十万的华工出卖给了法国政府，北洋政府和法国陆军部签署的合同上写明他们是终生不得人身自由的奴隶，如要获得自由每人必须向法国陆军部付出六百法郎的代价，还要有五人作保。这张卖国合同，致使多少劳苦工人永世背井离乡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无休止地卖着苦力。再看中国使馆是什么态度呢？他们当然是不会同情的，反而狠狠地敲上一棒，竟无耻地提出了另需上交一千五百法郎给他们的附加条件！赵世炎知此一事，气愤不已，一反他温文尔雅的常态叫了起来：

“简直是岂有此理，荒谬绝伦！”

他决心帮助他们，后来他和李立三、周太玄等同志又是跑使馆又是向国内发电、发函多方联系交涉，终于使一部份华工脱离合同获得了自由。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了她的成立。一直与陈独秀、李大钊保持联系的赵世炎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个成员，很自然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秋天，一次大规模的“争回里大”的求学运动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次运动的组织和发起人是赵世炎、李立三和蔡和森等人。他们反对北洋政府和吴稚晖等官僚借照顾勤工俭学学生为名用庚子赔款的钱在里昂修建了“中法大学”（里昂大学）却拒收勤工俭学学生，专去讨好贵族子弟的行径。

三个勤工俭学学生领袖在一起商量，大家认为：争取入学是不可能的，但这是一次揭露北洋官僚政府的反动面目、激发勤工俭学学生革命积极性的大好时机。他们决定：让在各地做工的勤工俭学学生派出代表集中到里昂向当局展开斗争。

9月19日赵世炎作为克鲁俊勤工俭学学生的代表到达里昂。

21日，各地代表组成的“先发队”也都先后到达里昂。他们带了油印机以便开展宣传工作。一百多代表挤在里昂大学的校门外，赵世炎被推为“总代表”开始与校方交涉。代表们要求参观校舍，不肯；要求住下来，不肯；要求借用厨房，还是不肯；所有的交涉得到的反映是一副副冰冷的面孔。于是学生们被激怒了。这边他们破门而入打开了一部份教室进去休息，那边一个残害学生的计划开始了。

下午，“中法大学”副校长褚民谊叫来一些警察秘密布置了一番。警察们面带笑容来到勤工俭学的学生面前。

“请把你们的护照都拿出来，我们要核实一下，你们中间有没有假冒者。”

“不会的，我们都是勤工俭学学生！”

“查就查，谁还会骗人！”

学生们纷纷说道，一面交上护照，态度十分认真，交完护照，大家心里充满了希望，当晚胡乱就地挤在一起，安稳地熟睡了。

次晨，没有一点消息。

下午，当二百多名全副武装的法国警察突然来到勤工俭学学生面前时，大家才猛然意识到自己上当了。